

跋涉者文丛

A Y Z Z

曾卓主编

爱与执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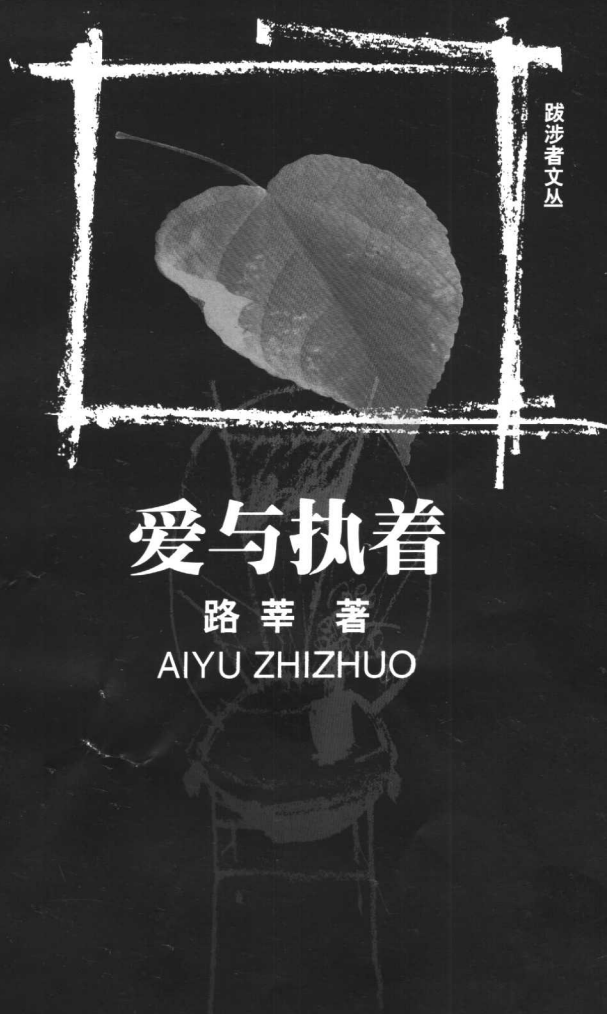
路莘 著
AIYU ZHIZHUO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A Y Z Z

曾卓 主编

跋涉者文丛



爱与执着

路莘 著

AIYU ZHIZHUO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与执着/路莘著.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9. 10(跋涉者文丛/
曾卓主编)

ISBN - 5430 - 1987

I. 爱… II. 路…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524 号

书 名: 跋涉者文丛·爱与执着

著 作 责 任: 路 莘

责 任 编 辑: 邹德清 李杏华

封 面 设 计: 刘福珊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 编: 430014

电 话: (027)82842176 82839623

印 刷: 文字六〇三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00 千字 插 页: 5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ISBN7 - 5430 - 1987 - 6/1·285

定 价: 13.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 序

曾 卓

这套文丛定名为“跋涉者”，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也在文艺的领域里跋涉。

想到了鲁迅先生的诗篇《过客》。那位没有名姓的过客，从他有记忆的时候起，就在走着。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他的脚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他只得喝些水来补充血。而且，他已如此劳顿。他渴望休息，但是，他不能。他只得走。因为有声音在前面催促他，呼唤他……

也想到了法国艺术大师罗丹创作的铜像《行走的人》。那铜像没有头也没有双臂。罗丹强调的是那行走的人健壮的腿和正在向前行进的豪迈的步伐。一如画家熊秉明所说：“这一铜像把‘走路’提升到象征人生的层次去，提升到‘天行健’的哲学层次去。”

那位“过客”在极为劳顿的情况下，以受伤的流血脚在向前走着。那位“行走的人”以健壮的腿迈开大步在向前走

着。两者都是象征。两者以不同的形象互为补充,都有其丰富的内涵。两者对我们都是一种激励。而鲁迅先生的“过客”于我们更亲切一些,更为触动我们的心。因为在艰难的旅途中,在渺茫的希望中,仍不停止自己的脚步,才更能显示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因为,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有时迈开大步在路上行进,有时也不得不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跛行。我们也受过伤,流过血,而依然没有停止脚步。因为,前面也在催促我们,呼唤我们……

这套文丛的作者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也在文艺的领域里跋涉。文艺领域中的跋涉也正是人生道路上跋涉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抒发了对生活的爱憎和追求,也表现了对文艺的感受和体会,风格各异,而同有真诚的心。彼此呼应,也是对前面呼唤的声音的回答。我们希望,对于也是在人生道路上跋涉的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慰藉和启迪,与我们共同前行。

序

绿 原

天下不可忘却的往事要记下来,由于执笔者的兴趣和实际需要有所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体例,如正史、传记、野史以及当事人留下来的自述、交代,等等。一般说来,最可靠的当然是正史。正史立足点高,视角宽,覆盖面大,要考虑什么事情值得入史,什么不值得,对入史事件的叙述还要讲究宜粗不宜细:这都与政治分量有关,不仅仅是节省篇幅的缘故。此外,还须遵循当时当地的主流思想,不是以论带史,就是以史带论,决不是一团斩不断、理还乱的乱麻,同时赋予一切偶然性以其或有的必然性,读起来才会觉得势所必至而又理所当然。这样写出来的正史,其价值在于通过延续主流思想,预先排除有关史料难免的消极影响,可以帮助读者向前看,鼓励人们向前进。这正符合歌德的一句俏皮话:“写历史是一种摆脱过去的好办法。”传记、野史之类则不然,它们重事实,轻观点,或者只让事实说话,惟恐抱住西瓜丢掉芝麻,把一切都摆出来,让后人去评说。传记、野史的作者坚信,对往事的透明记述本身,就是对于人类行为唯一真实的批评。所以有些智者劝告世人,宁读传记,不读历史,前者才是未经理论曲解的

□ 人生。

爱
与
执
着

试以例证来说明。从1955年肇端到1980年公开平反,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当年震动全国,乃至全世界,其震撼人心的震波是古今中外都未曾有的。然而,它的平反在正史或同级别的“大事记”中,开始不过寥寥几笔,大意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把一些犯有思想错误的同志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错案”。这样写也无可厚非,因为它符合该案第一次平反文件的精神。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胡风一案似乎失去了正史的价值,一些权威史籍,似乎对它有意避讳,甚至出现这样的说法:“……从1957年反右起,开始了‘左’的指导思想。”显然,这就是说,1955年错误发动的所谓“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并不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不过是正确路线的“九个指头”以外的一次偶然失误。这样说仍然未可厚非,至少可以把左祸缠绵绵期缩短一些,有利于克服莫名其妙的“信仰危机”。确实,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任何政治失误都不妨借用黑格尔的这句名言以自解:“历史是一匹奔马,当它怒沫四溅、驰骋向前之际,很难考虑是否践踏了路旁的小花小草。”

然而,历史更像一枚钱币,既有正面,也有反面。正史未写或不屑于写的、与政治利害无关的反面,恰与平凡而广泛的世道人心直接相关,传记、野史的作家们对此更将当仁不让而又义不容辞了。胡风一案平反以后,除一些幸存的同案人自己的回忆录外,还有李辉、万同林、林贤治、林希等先生的有关著述陆续问世,总算帮助世人看清了这件文字狱的来龙去脉及其教训。原来这一拨人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文化人,只因书生气十足,坚持了一下自以为是的文艺观点,不愿随大流闭着

□

眼睛说瞎话,便一夜间变成了青面獠牙的“国民公敌”。按虚拟语态,胡风一案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主客观两方面(哪怕是一方面)当时能有今日的认识。可叹今日的认识是在惨痛教训以后产生的,当时无论如何不可能有:这就叫做“悲剧”。

更可悲的是,胡风一案的冤屈不仅落在胡风和各个“分子”身上。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家,家里都有妻子儿女,还有不少旁系亲属。如果说胡风等当事人是无辜的,他们的妻子儿女及亲属更是无辜的——越是无辜,越是没有抵抗力,也就受伤越深,伤口越隐秘,愈合起来越困难,更无论种种难为外人道的后遗症,他们所受的真可谓阳光照不到的覆盆之冤了。且说那些妻子们以梅志先生为表率,当年一个个在狂风暴雨下面,汪洋大海中央,如一叶孤舟,咬牙忍耐无边的恐怖、屈辱和孤苦,长期承受着形左而实右的政治折磨,精神上却一直与无辜的“失踪”的丈夫依偎在一起,怀着确信等待熄灭的真理之光的复燃。她们不仅是罹难丈夫的妻子,孤儿们的母亲,更是人类良知经受陨石般灾祸撞击而爆发的预示韧性的火花,更是人间地狱墙角怒放出来的蔑视一切卑污罪恶的白莲,更是不惜粉身碎骨捍卫垂危正义的孤胆勇士,更是以爱创造奇迹:驱责任的“骆驼”穿过命运的“针眼”的被贬谪的天使……一个痛苦的时代到底过去了,一切复归于湮没与遗忘,成长于新时期的路莘女士凭着女性的敏感和青春的锐气,经过多次深入的访谈和调查,终于以烛照幽渺的笔触,写出了一本《受难者的妻子们——胡风冤案中的女性》,感同身受地复现了那些大姐们的脆弱中的坚强,平凡中的特异,卑微中的崇高,渺小中的伟大,为苦难深重的中国妇女解放史添进了阴惨而又

□ 光荣的一页。

爱
与
执
着

近年来,路莘更是不辞烦劳,对两位冤魂的遗著分别进行了搜寻、梳理和编校,并先后得以出版。一位是张中晓,他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中以其几句对旧社会的诅咒被莫名其妙移到新社会来,一再受到点名批判;后来因病从狱中被保释出来送回家乡,不久病逝。他的《无梦楼随笔》出版后在读书界引起了轰动,而它的原稿却不过是他生前在贫病交迫中写下的零星笔记。人们不难想到,没有路莘一个字一个字把它重新整理成篇,这本“畅销书”是根本见不了天日的;同时可能更不忍想到,要不是几十年煮鹤焚琴的文化研丧,多少年轻生命会创造出多少更大的辉煌。另一位是阿垅,他是在1965年被关押十年之后继而被判十二年徒刑并在“文革”期间瘦死狱中的,没有活着承蒙平反的幸运。生前他已是一位多产作家,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因遗稿散失及其它原故,他的作品迄今鲜见重新问世,编出他的一部收录长短文论五十余篇的《风雨楼文辑》,本书当然不足以反映作者成就的全貌。不过,他遗留给后人景仰的本不是他的那些作品,更是他一生(在旧社会、新社会以及狱中十多年间)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革命组织、忠诚于自己的高尚而圣洁的人格。林希曾经记录下阿垅当年在法庭被告席上听完十二年徒刑的判词之后所说的一句话:“我放弃上诉。”接着他又说,“一切事情由我个人负责,与其他人无关”。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局外人未必十分明白。原来当年在审讯过程中,当局为了扩大“挽救”面,曾经把对象分成“被拉出去的”和“打进来的”两类,并以舒芜作为学习榜样相勉励,以便最后把整个“集团”问题归结为胡风一人的问题。胡风后

□

来哀叹道，“虽然对许多朋友因我受到牵连，我也感到内疚，但他们靠近我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理想，我更多的是出于一片爱才之心”（梅志：《往事如烟》）。胡风的这番话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因此在法庭面前任何“分子”都不可能、也就没有去学舒芜那样子，把自己的问题都推到胡风身上去。阿垅当时没有听见胡风后来说的这番话，却断然宣称，自己的一切问题由自己个人负责，与胡风无关！——这句三十年前掷地有声、而今仍觉余音绕梁的豪言壮语，正是对于当年经提倡而流行的“舒芜方式”的一次强有力的驳斥。

除了以上两本可称沧海遗珠的新书存留着她的劳绩外，路莘还对胡风、路翎、阿垅、张中晓几位长逝者的精神足迹进行了探索，并写出不少颇有见地的好文章。现在她把《受难者的妻子们》一书，连同她的这些文章汇编在一起，结集出版，我乐于为它写一篇小序，以示鼓吹之意。无奈过来人的身份，读到书中的每字每句，几乎无不感到余痛犹存，实在不知从何处落笔；更由于事过境迁，不免流露思古之幽情，反而多少游离了本书的内容，又实在是难以为情的。好在本书正近乎前文所说的传记，想必读者大都会跳过这篇小序，直接去读它后面的正文。外国有句谚语：“水磨从不磨过去了的水。”看来这篇小序不过是“过去了的水”，那些传记里才活着值得磨一磨的“现在”和“未来”。

1990.2.12，北京八里庄

总 序	曾卓(1)
序	绿原(1)

上 受难者的妻子们

受难者的妻子们	(3)
长情赞——胡风与梅志	(11)
红梅——路翎与余明英	(41)
另一支歌——绿原与罗惠	(66)
蝴蝶梦——牛汉与吴平	(86)
沉默的竖琴——卢甸与李嘉陵	(95)
青春常相伴——谢韬与卢玉	(111)
银杏树——罗飞与韦鸣震	(117)
相濡以沫——何满子与吴仲华	(123)
磨难人生——贾植芳与任敏	(129)

没有休止符的情歌——冀沅与殷蓉仙	(149)
记王曼恬	(169)
记章茵子	(174)

下 旧事不如烟

旧事不如烟	(181)
只为香花只为诗——再记胡风	(187)
唯有痛心——再记路翎	(196)
诗与现实——记阿垅	(204)
张中晓和他的《无梦楼随笔》	(218)
走出了“无梦楼”	(234)
“无梦楼”续话	(240)
“始料所及”与未“所及”	(247)
再读巴金《怀念胡风》	(254)
后 记	(265)

上 受难者的妻子们

受难者的妻子们

这里所写到的女性,不是什么“名女人”,她们只是一群不幸者。她们之所以同时成为这本书的主角,是因为她们以及她们的丈夫曾经是同一冤案的受害者。

也就像“胡风分子”中很多人原并不认识,只因为成了“同案犯”才被联系在一起一样,“胡风分子”的妻子原来也并不都互相认识,她们原来从事着各种不同的工作:职员、女工、编辑、教师……

她们有着各自的家庭。

她们地位不同,性格不同,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

然而,当1955年,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开始之后,她们唯一的一点相同即同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分子家属”,把她们纳进了同一命运的轨道。

不管是分离还是相依在一起,妻子和丈夫都同时开始了不幸。梅志、罗惠、任敏……都先后经历了监禁、劳改等“惩罚”性的遭遇。

也许还有一些别的理由,但她们之所以不幸,主要的原因

□ 是因为她们是与丈夫“划不清界限”的“胡风分子家属”。

爱
与
执
着

失去自由而又得以恢复自由的梅志终于见到了狱中的胡风并在此后陪伴他度过了漫长的无自由的生活。她看到了在厄运前依然认真执着的胡风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她经历过饱受折磨的胡风在精神受伤后那令人悲凉和忧虑的日子。然而,在这个坚强的女性的心中,最难忘的痛苦恐怕还不是胡风活着时的生活,而是胡风亡故后在冰库中寂寞躺着的日子。沉睡而去的人是已经超脱了尘世,他也就不再欢欣或苦痛了,而那几十个日日夜夜,被冰凉的却是活着的人的心。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有一位文友曾经这样说到梅志。

这是对她的敬重和称颂,但我却有点悲哀。如果没有这场悲剧,她将创作出多少美好的、真挚的童话诗歌献给儿童世界和大人世界。人为什么要饱受不应饱受的不幸去得到这样的称颂呢?

但对于文友的评价,她应是当之无愧的。

有一次见到贾植芳的妻子任敏的时候,又提到了那些酸辛的往事。这位被人一眼就可以从形象上看出饱经风霜的妇女几乎是淡淡然地说了一句我一直忘不了的话:“我就是想看个结果。”这大概就是她被遣送回乡“劳动改造”的漫长岁月里忍受一切折磨的精神力量吧。

其实,受难而坚强地活着的人都在等着看个结果。但在等待中的命运是人各不同的。

杨友梅,罗洛的妻子。在到处都在大张旗鼓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她是一个二十刚过的姑娘。她与“胡案”无关。然而,丘比特的箭偏偏把她与一名“胡案犯”联串在一起。在团籍与爱人之间,她选择了后者;1958年又随罗洛“发配”

□

到青海。西北高原的艰难生活几乎夺走她的生命……

同样,吴仲华、韦鸣震也被“流放”到西北高原,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罗惠、吴平都曾无辜遭受暴力,也都在绝望的时候因割舍不下母子的依恋而坚持生活了下来。

而余明英、李嘉陵因为丈夫的精神失常而比别人承受了更大的痛苦。还有殷蓉仙,她在苦难的岁月里又失去了儿子、母亲和弟弟。而他们的死都与“胡风案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在本书中所介绍的女性中唯一与上述几位命运不同的是王曼恬,自从她在鲁藜被捕之后果断地与鲁藜划清了“界限”。之后,她与胡风案似乎已没有什么关系了,但作为当时是受难者的鲁藜的妻子,把她的一些经历介绍给读者,相信会有独特的意义。

“胡风冤案”中的女性,究竟包括有多少人,我不清楚,大概也不可能统计清楚。有一点当然可以确定,本书中所提到的这些人仅仅是无法计数的人中的一小部分,或者说仅仅是我能了解到并且比较熟悉的一些人。在这些人以外,就我所知道的终因各种原因没有写进本书的受难者的妻子就有不少。如:

——朱微明,彭柏山的妻子。我至今没有机会和她见过面。我得知,她在知道我正在写《受难者的妻子》一书时,曾表示要亲笔写下她的经历,并把这些文字寄给我,但此后,她卧病在床。我也就很遗憾没有看到她的文字。但读者也许从她发表在《传记文学》上的《柏山和胡风及胡风事件》一文中对她有所了解了。